

林澤志不起野鶴 木魚托托 山中千年如一日
寺裡的僧人 不會向旅客傾吐寂寞 這也是一種
長廣的寺僧 跌坐 合十 他的後面是香火明威的香
在神慢掩映的暗影裏 獨自思索
龍王托托 山中千年如一日 日日月月 寺裏的僧人
言也是一種生活 正和抽煙打麻將加上賭博 長眉的寺僧如
下明 下威 香桌後面供奉着衆生的神
古山靜 林澤志不起野鶴 木魚托托 山中千年
寺裏的僧人 不會向旅客傾吐寂寞
加上賭博 長眉的寺僧 跌坐 合十 他的後面是香
香桌後面供奉着衆生的神 在神慢掩映的暗影裏 獨
木魚托托 山中千年如一日 日日月月 寺裏的僧人
不會向旅客傾吐寂寞 這也是一種生活 正如
在神慢掩映的暗影裏 獨自思索 空山靜 林里
日日月月 大陽升起 月亮沉落 寺裡
在抽煙打麻將加上賭博 長眉

衆生的神

溫任平著

香桌 不起野 寂寞 後面是 影裏 月太 心如抽 上明 靜林 洛寺 博長 供奉書 失托托 各懷吐 他自

中庸诗观

——代自序

【3-6】

我写诗写的很辛苦，因为写得刻意。由于是可以经营，就很难抓住那份潇洒从容。当代中国诗坛把诗写得最从容自然的是杨牧、方娥真、刘延湘、夔虹有时候也写得相当轻灵秀逸，但是能一贯保持这份生命情态，或者说诗的情态的是前三者，这样说并非暗示夔虹的诗逊色，每个人的秉赋气质不尽相同，当然不必强求彼此精神的一致。余光中、洛夫就写得很“紧张”，但都写得极出色。我自己既写得不够紧张，也不够从容，因之对紧张型与从容型诗人私心最是倾慕。

《众生的神》这本集子里头最紧张的诗当《河想》，最从容的诗可能是七九年唯一的作品《因为我不再爱》。如果我有能力，我真想把前者写得明快些，节奏强烈些；后者则最好能多增添一份“不经意”甚至“懒散”的意味。不过诗关乎性情，甚难强力为之，因此我只好满足于自己所走的“中庸”创作路线，希望能平稳地走，走出一条路来。

实在说，不但我的诗走的是中庸路子，我的诗观亦然。我不相信为求艰深而艰深的晦涩主义，也不接受哗众取宠的“诗要大众化”的世俗主义。把诗当着教育的训诲的工具，固然是误解了诗；但把诗当作文字的游戏，无涉于当前的时空，又岂是有血有肉的人（诗人也是人）所应做的事？诗的社会性的提出是不错的，唯是在诗里提倡社会主义那就不对劲了。

我的诗甚或诗观也许为许多人所不喜，那都无关重要，我无需为自己的“不靠拢”抱歉什么。

什么才是好诗？如何写才能把诗写好？这些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许多人强调素材的真，却忽略了创造的善。就我自己的创作而言，《墙》、《船和伞》根据的是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舞者》却全凭想像。以整体效果看来，《舞者》的艺术表现，照我看，或凌驾于前面两首诗。诗的成功与否，不在于诗的内容与现实经验的关系有多密切，而在于作者能否把诗中的经验处理得圆融深刻。我不否认现实经

验的重要，但现实经验如果不能转化为诗人笔下的艺术经验，它只能算是一块未经琢磨的璞，尚未具备玉的剔透晶莹。我坚信无论题材本身如何的真，如果欠缺创作的善，是谈不上艺术的美的。真挚性不等于真实性，真挚可以感人撼人，真实充其量不过是现实生活中一堆不折不扣的 **hard facts** 而已。而今日的马华诗坛，除了 **hard facts** 之外一无所有的“非诗”实在太多了。

我始终相信主题的多样化与技巧的多变性。《众生的神》这本集子多少显示了我这方面的企图。《断简》、《残篇》为了造成“断”与“残”的效果，用的是断续如梦的语言；《草稿》一诗我用的却是不加标点的长句。《浮生》里的感慨是陈子昂式的，那短时间的失落感接近“登幽州台歌”，那份怅惘是宇宙的，大我的；反观《河想》，我用的是拟人格，河实在是自喻，写的甚为“自我”。《江湖》、《刺客》是当前的所谓武侠诗，它们与剑及履及的社会诗《某新任议员》一比，其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大家再把这三首诗与《聊斋新写》那篇无中生有的鬼话作一番比较，彼此的风格、内涵何尝不是相去甚远的呢。人生如此复杂，事象如此多面多变，如果我们只用一两种色彩，如何能有效地写照人生？因此我坚信主题的多样化与技巧的多变性，应可帮助我们以较多的角度诠释这个世界。我甚至认为内容虽然常常决定形式，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形式也可决定内容。如果极大多数的人都朝第一条路走，为什么我们不可试试走第二条路？作为一个诗人，或者更广义地说，一个作家如果偏执于某个主题，自囿于某种形式，而拒绝考虑其他表现的可能，吃亏的是自己吧了。

最近常常听见朋辈们说，我的诗越来越走向平易明朗，我却以为：“明朗也许，平易则未必。”一首明朗的诗不一定就非写得平白浅易不可。我希望将来能多写些明朗但却耐读的诗，也许，“分段诗”是一条值得一闯的路，谁知道呢。

（七九年三月一日）

第一輯

一九七六年作品

船與傘



船与伞【9-10】

你不告而别
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一天是星期天
你明明告诉我星期六早上你会拿一卷诗下来与我相见

就这样，一切都错过了
像两艘相识而不相遇的船
我在痛苦的黑暗中拉响了警笛
你在警笛声中沉睡如音

就这样，一切都错过了
像两把相遇而不相识的伞
在一条狭窄的巷
没头没脑的一阵骤雨，遮住了伞
雨伞底下没有温暖
只有相识而不相遇的苍凉
只有相遇而不相识的苍桑

（一九七六年十月廿四日）



夜不情愿地撤退【11-12】

夜不情愿地撤退
晨光熹微，从全黑到
挤迸出来的一线微茫
它走过的困蹇无人知
它走过的甬道永远是一个谜

井里发出第一声呼唤！
夜不情愿地撤退
黑色淡化
虽然仍勾划不出轮廓
像一幅即将完成的没骨画
已经肯定是画了，不是别人的否定
可以否定的了的

夜不情愿地撤退
蹶足来的，终于蹶足遁去
当阳光仍窘在
一口阴暗的井里
它内蕴成至阳至刚的力
轰然一挣
井与井水尽裂
瀑射为满空金霞万道的
明霁



断简【13-16】

爱和伤害
同一个泉脉

——夏虹

写给你写你
掬酒而歌
那是
少年事
今宵多珍重
一首
庸俗的，流行的
歌。

写你写给你
笺上的字
终会化为会飞的
蛱蝶
向东北方
飞去。虽然
它们，嫩嫩的
翅膀
越不过
浩瀚的，浩瀚的
南中国海洋

写给你写你
零缣的细碎，窸窣
如尺蠖的
哭泣

一种近乎
拆开
包装面的噼拍
面是长的
单轨的路线
那样长



写你写给你
想把这儿的，景致
告诉你
总有一些家愁
加上酒后
以及
酒后的无聊
以及
酒后的固执

（七六年十月廿六日）



残篇【17-19】

必然。出走的
锣。等不及
钹。以及鏖战
正浓的
管弦

围成一个。
圆圈圈。观众
看你。表演。
众人喝彩。仔细瞧
喝彩的是几个
小徒弟。仔细瞧
观众的圆圈。
不圆。靠近
沟渠那一边
有缺口。

管弦。
半导体录音机
播放。流溢
增加效果
是也。渲染
气氛。是也。

好心哪。
多施舍。几个
铜板。
扁了的肚皮
要吃饭



众生的神【21-22】

空山静
林泽飞不起野鹤
木鱼托托
山中千年如一日
日日月月
太阳升起，月亮沉落
寺里的僧人
不会向游客倾吐寂寞
这也是一种生活
正如抽烟打麻将加上赌博

长眉的寺僧跌坐，合十
他的后面是香火明灭的香桌
乍明，乍灭
香桌后面供奉着众生的神
在神幔掩映的暗影里
独自……思索



聊斋新写【23】

我在某个深夜里吟咏一首凄婉的唐诗
最后，那首诗蜿蜒而出
从我的书卷中溜了出来
游走地面
先浮起来湖水蓝的裙裾
再升起来一条缎带
和一阵淡淡的幽香
幽香里有雾
雾里有
环珮的叮当……

一张白脸！



鬼节三题【25-27】

（一）

沉睡的街角
梆声响在唐人的律绝里
没有打更的经过

一堆烧着的纸衣
蝴蝶似地飞起
火光中，一个穿着西式衣裙的身影
躺在地上
诧异地摇曳



（二）

有一首哀哀的歌谣
在黑暗的深处
唱起

透过晃动不定的独焰
你什么都没有看到

一双手恰在此时
从后面搭上你的肩膀
甚至没有惊动你

（三）

一盏灯笼
自厅前急坠而下
炷香毫无所觉地四方散去
灯芯眨了一下眼，又眨了一下
油将尽了
灯将残了
窗外一枚将圆的月

灼灼逼人的巨眼
冷冷看着竄起竄落
魑魅魍魉的世界

（七六年十月廿五日重修）



雨景一帖【29-32】

雨景（一）

头伏在发里
胸伏在腹里
在电视机的天线架上
一只被雨淋着的雀
飞不起来
飞不起来
虽然渴望飞起来

你，一只羽毛零落
发着高烧的雀

雨景（二）

沟渠的水涨了
淹上了五脚基
站在五脚基的人们，退后，退后
一声惊呼

扑地的是一伞花裙
像一只彩蝶
在躲雨的人底喝彩声中
猛烈地展览了自己



雨景（三）

马赛地大型轿车
缎带缤纷
红色的
黄色的
青色的
从车前缚到车后
车旁是一天湿淋淋的甘蔗，蔗叶垂坠

车头是一具湿淋淋的洋娃娃，衣衫浸透
车里面是一位干爽白净，臻首低垂的新娘

雨景（四）

城市的上空
工厂的烟囱喷出一股股黑烟

巴士车站
一个中年汉子
擦亮一根火柴
点燃了手上一支烟卷
不耐烦地仰看着濛濛的天
吐出一圈圈白烟

（七六年十月廿一日稿）



浮生【33-34】

愁绪岂可以道里计
越过远山重洋
海洋以它的浩瀚扑向你
重山以它的重量压着你
压着你，扁扁的一块烂叶，你是

唉，愁绪岂可以道里计
当夜未央而露正凉
有人趿着鞋，行于潮涨前的沙滩
留许多个一前一后的足印深深
你不是不知道，退潮后的沙滩
有一片什么都没有留下的
失望空虚，等着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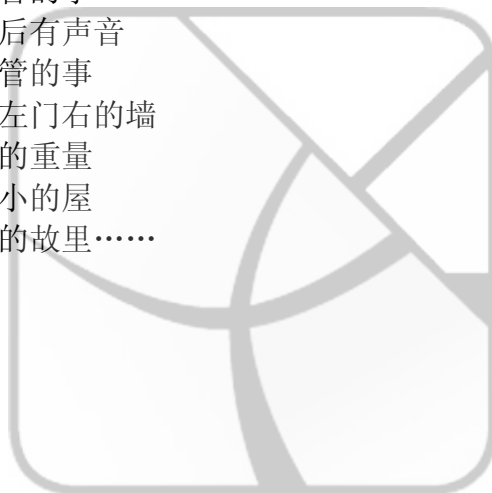
（七六年十月廿四日）



墙【35-36】

月芒下的一把废锁
铜锈的光
门为什么要关住？
关住的门为什么要悬一把废锁？

你会很哲学家地下判语；
荒谬！简直荒谬！
就这样，门像一个人，久久地
站立在那里。
这不是推理或者逻辑能管的事
门的后面有厅，厅前厅后有声音
声音与愤怒不是荒谬能管的事
微茫中，有谁能看到门左门右的墙
墙一直苦苦支持着整体的重量
所谓整体不仅是一间小小的屋
那是你曾经爱过放弃过的故里……



山茶【37-38】

山茶开在南风里
这炎夏。烈阳像一柄铁锤
打在我们的头上，手上，身上
疮疤如是真痛
谁能数得清楚？
真痛的疮疤
谁会替你数？

唉这炎夏。飏起的
热风煎熬着你
别人的劝告响在你耳际：
“离开罢，离开罢
离开这贫瘠的土地！”
也曾怦然心动，正如陌上的
稻穗，也曾披风
曲折蜿蜒，从眼前一直起伏过去的山河……
唉这土地，喧喧嚷嚷
令人难忘，呵
这喧嚷的令人爱而忧伤的土地

繁花中，谁是那卓立不群的一朵？
错非是谁也看不气眼的山茶！

石林里，坚定不移的岩
以它颜面的斑斑
一直在受苦
一直在守住

（七六年十月廿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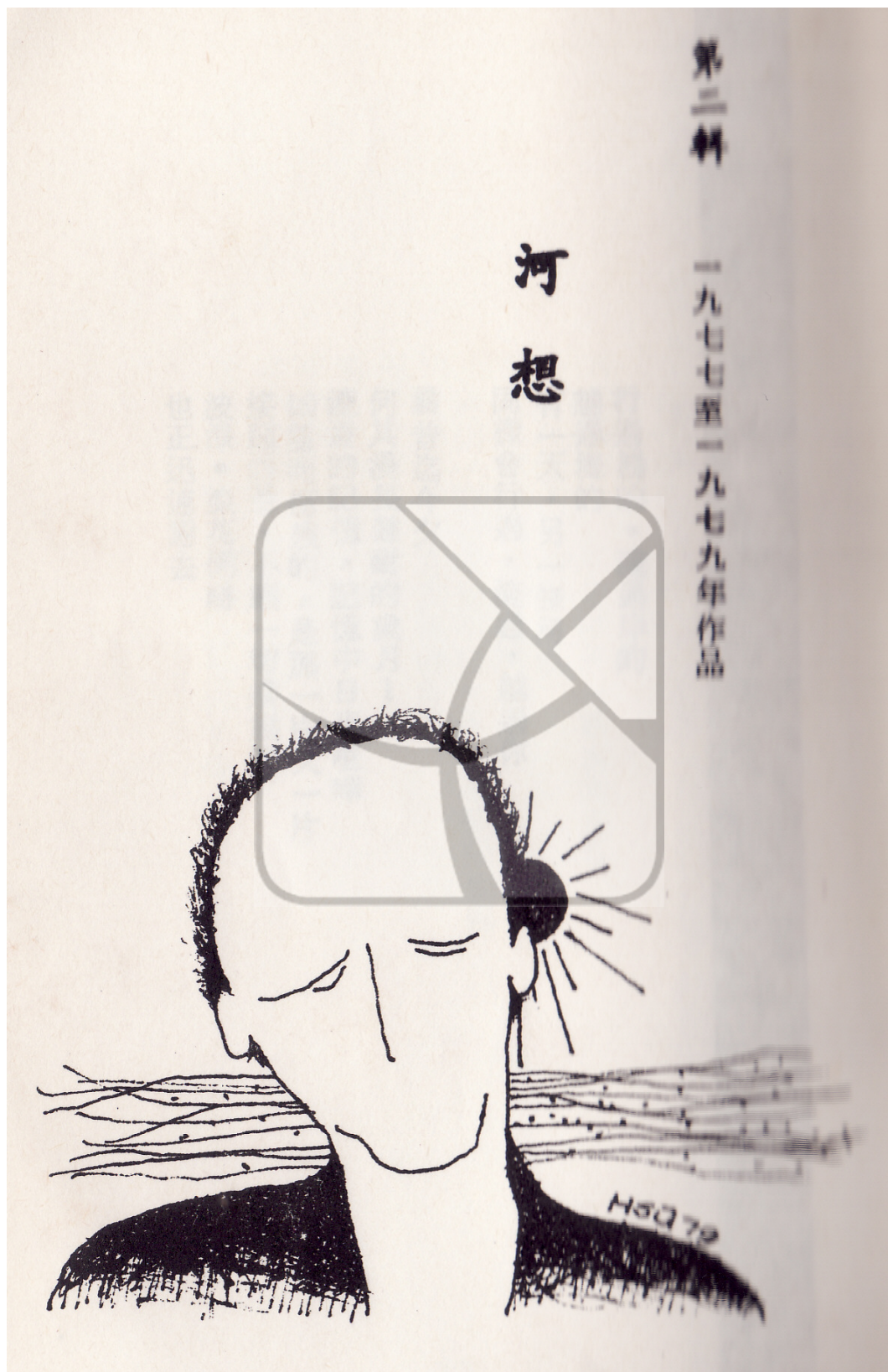
签名式【39-40】

用手指轻触波光潋滟的水面
泛开去，泛开去
你与你的签名式
阳光在十里平阳上
刚刚轻俏地打了一个转

透明如玻璃
一伞炊烟在远处升起
这样的下午
树木一排排地仰卧在湖面
你是湖的唯一守护
就连这样细微的惊动
都是巨大的
你的名字在水面
一圈圈扩散，一圈圈远去
在无声中完成的
甚至无需见证

（七六年十月十二日稿）





河想【43-44】

行过桥的，淹过岸的
越过堤的
有一天，另一条河
同样会行过，淹过，越过你

曩昔迄今夕
何其漫长难耐的岁月！
湮远的记忆，记忆中日夜喧哗
凶猛而伤残的，是那一片又一片
接踵而来，不愿一切扑崖的
波浪•浪花开时
也正迅速谢去
其诞生，以汹涌浩荡的身姿
其逝去，以汹涌浩荡的声势
只一瞬
即完成了自己

而如果那漫长难耐的日子
竟是一个个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涟漪
作为一条河也是很可笑的
行过桥的，淹过岸的
越过堤的，不是等另一条河踩过你
仰天猛击一记
钹的锵然巨响声中——
波涛千起



草稿【45】

天幕黝暗

一栋小屋檐下几方
盆栽已是黄昏长廊
上没有人椅子是空
的一扇微启的窗磨
砚的手灯光映照
着的宣纸遽尔落下的
笔一个古老的象形
字开始成形犹未干
正是风疾又逢骤雨



读诗选有感【47】

翻到下一页去吧
我会告诉你，诗选里面
有一首感人的诗
没有引经据典
诗云子曰
灯光下只有活人活事
也许你会要我作一番诠释
我会笑着拒绝的
人事本就发生于人世
递迁，奔徙以及恩怨情爱
是水浒里的传奇
是红楼里的悲喜



找寻屋子【49】

你们在找寻屋子
在栉比鳞次的人造森林里
你们在找寻屋子

你们想建造屋子
这儿没有多余的旷地
你们想建造屋子

就以天为幕地为席罢
就餐冷风饮雨露罢
承认自己的一无所有罢
你们，你们这一群
没有屋子的人



某新任议员【51-52】

支持者的欢呼抬起一尊众人的神
庆功宴上倒进肚子里的
一把把火炬
七点钟。夜总会的三楼
银神舞，马来功夫杂耍

它说着一些有关建设与发展的计划
众人不断颌首
还有关于优生学，文化之类的大课题
众人一迳说对，对极了！
十二点半，打烊时间
它毅然再上层楼
找刚才那个跳银神舞的妞，斟酌
斟酌斟酌；如何漏夜赶起一项工程
开凿隧道，完成灌溉

（七八年四月杪）



江湖【53-54】

据说这江湖，就像一盘浆糊
那一柄木剑，就可技惊群雄
喝醉了酒在街上闯
那是醉八仙
放一个响屁，那还得了
那是气功练到任督二脉去矣

据说最英雄本色的
不再是那些冲锋陷阵的汉子
所谓英雄
是那些不屑与别人一战的高士
高到哪里呢？
高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去
高在哪里呢？
高在别人替他戴上的那顶帽子里



刺客【55】

推桌跃起，不是因为惊喜
一支袖镖自我耳傍
掠了几根发丝飞了去
插入石墙约半寸深
放在掌上端详
良久——
刺客的腕力有余，功力却未足
阶前两片碎瓦
是慌乱中循逃时留下的
唔，此子不足惧



端午【57】

让我们谈笑，吃粽
让我们折几只绘了龙的纸船
推到河里去竞渡

把蒲艾挂在门上
把烂了的铜锣，敲响
燃一堆纸箔去超渡



舞者【59-62】

把那一袭鳞光闪闪的
舞衣，挂起
挂在藤椅，也许由于
其丝质的柔软
它一迳往下溜
委顿；如舞罢的舞者
疲倦，唯不能入眠
就那样卧倒在那里
那模样
简直不成器

戏台上那只，翩跹轻盈的
蛱蝶。始脱蛹，始见世面
以一个准备翱翔的姿态
振翩而起。锦绣的衣裙
台左是你的水袖
台右是你的遮羞
旋转中，一个世界
渐渐有型，如梦之成形
舞者忘我，舞衣忘衣
只剩下残山剩水的
舞台背景，背景前
遽起乍落的
无非是灯光照亮下的汗珠
那个舞，那个舞在那里？
那个舞就躺在
躺在后台，后台那个
化妆品狼藉的镜子右侧
左侧盥洗室
说得不好听一些是：厕所
而厕所是必需去的
正如舞台必需去
更似舞者必需忘情于舞
舞衣必需委顿落地
这是生活。成长，成熟
和一些很玄很玄的东西



而无情的观众不管这一些
观众要求舞者：永不疲老
舞衣永不破损

这就是生活。成长，成熟
上台的苛刻地对待自己
台下的苛刻地对待他人

（七七年四月初旬）



演讲者【63】

我对着播音筒大声说话，没有人听的懂我的话。我决定改用手势，在空中划着绝望的符号。但那些符号终于因没获得任何反应而一个个破碎在讲台上。我俯身循着电线去寻找破碎的根源。我找到几排静坐的人，表情肃穆，偶像般注视着我。

这是事实：我的听众观众聋兼且哑。



道具【65】

这幅田园山水应该加起色调，要绿些，要鲜活写，农人的笑要愉快些，我用 I C I 漆髹了又髹，只是农夫的笑在愈抹愈厚的颜彩下面有一种沉沉欲坠的苦涩。我不知道怎么办，这件差使办不好老板要炒鱿鱼的。

终于我突破了自己，权充那个欢乐的农夫，我一动也不敢动地站在那儿，拿着锄头，作状垦地。我必须扮演好这个角色。我把漆的触鼻的气味当作泥香，而泥香是多么接近热腾腾的饭香呵。我脸上的笑，相信是愉快的那种吧。



漫画【67】

我的男孩汉怡与女孩亦娴抢着一本漫画册子，吵得天翻地覆。我走前去俯首看他们看的是什么。我看到漫画图片首先出现的是还未蓄胡的自己，然后是别着铜纽扣的中学生时代的自己，然后是白衣黑裤尚未戴镜片的自己，然后是幼稚园一角用铅笔划了一个圆圈又一个圆圈的自己，然后……然后我再也看不到自己了。

我看到我的女孩衔着橡胶奶嘴，侧着头对我亲切地笑。



因为我不再爱【69-71】

近两三年来，兄弟失和，朋辈见弃，自己苦心栽培出来的新人，羽毛刚长成，往往倒戈相向，余内心之怆痛实在难以言宣。我心中一向维持着的价值观念，最近尤其摇撼得厉害。年关日逼，岁暮的感觉十分强烈，想自己也有半年不曾写过诗了。有一颗大牙近日摇摇欲坠，却偏不舍得拔除，一直折磨我的大概就是一种欲断还续的暗痛。怔忡而成诗歌，题为：“因为我不再爱”。

我想我不再能写诗
因为我不再爱
失去，获得，什么拥有
都不重要
月落乌啼，霜并没有满天
那只是想像
多么无聊的想像

据说，一颗星在天空划过
会使人想起
生命
死亡
什么更空调的字眼
以前我也这样想过的，现在不了
我只是世界的一人
我只能驮负自己的悲哀
我没有义务驮负别人的悲哀
或虚构一些悲哀，压驼自己的背
因为我不再爱，这世界
已不需要我的爱
我不会亏欠谁
谁也不曾亏欠过我
然则我为什么要写诗
既然诗像多余的语言
甫一出口，就消失在风中

（七九年一月十二日）



眾生的神

天狼星文萃 2 • 出版總目 6

著 者：溫任平

督 印：張樹林

插 圖：許章真

出版者：天狼星出版社

The Sirius Publisher
U-31, Theatre Street,
Bidor, Perak, Malaysia.

印刷者：安順埠瑞文印務局

Swee Boon Press,
45, Jalan Pasar, Teluk Anson,
Perak, Malaysia.

初 版：一九七九年四月廿二日

定 價：馬幣二元

出版冊數：No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天狼星文萃 2

出版總目 6



溫任平，祖籍廣東梅縣。一九四四年生。現任天狼星詩社社長。已出版散文集「風雨飄搖的路」，「黃皮膚的月亮」，論文集「人間煙火」，「精緻的鼎」；詩集「無弦琴」，「流放是一種傷」。曾主編「大馬詩選」及「馬華現代文學選」。

